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晉在東也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慎大覽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

愈益

凡大者小鄰

國也疆者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

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

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

惡安也

故賢主於安

思危

安不忘危

於達思窮

顯不忘約

於得思喪

喪亡也有得有失故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

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墮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 桀為無道

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天下顛恐而患

之顛驚也患憂也 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紛紛

也分分恐恨也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其情難得知也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

服群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泯泯然亂

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

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畔

也 桀愈自賢矜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 主道

重塞國人大崩崩壞 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

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奔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

夏三年反報於亳亳湯 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

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 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

卒卒卒 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

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 涸枯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畎也商不變肆安其所親鄩如夏鄩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也 日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

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饗商

饗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

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

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

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

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

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

之錢以示民無私

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罪分

財棄責以振困窮

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

無衣食

封比干之墓

以其忠諫而見殺故

靖箕

子之宮

以箕子避亂佯狂而奔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

表商容之間

商

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間里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

趨車載者下也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

與謀委質於武

王之土封以

諸大夫賞以書社

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賞之二

十五家為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於政事去其繇賦也

然後於濟

河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

策勲此之謂也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

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馬弗復乘牛弗服釁

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眾旗軍械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

也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

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

守至藏

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

有妖乎

若汝妖恠

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

兩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

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

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

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思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

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趙襄子攻翟

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

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襄子

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

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

大也大長不過三日三日則別消也飄風一作暴風暴雨日中

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否故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

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夫憂所

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持猶守已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率取亡一作率敗不

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

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

兵加

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心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一本作善以疆弱言能以術疆其弱也

權勲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

兼並也

不去小利則大

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

至猶成也

故小利大

利之殘也

殘害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

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

傷

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

酒器受二三升曰黍

子反叱曰訾

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

人也嗜酒耳而不能絕於口以醉

絕止也

戰既罷

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幄帳也

聞酒臭而還

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
 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
 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
 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
 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
 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
 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
 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

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
 不吾一作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

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阜也而著之外阜也

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

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

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

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

輔也車依賴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

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也夫

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不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號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

是於智伯

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

夫智伯之為人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

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

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

之釋置

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

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

至衛七

日而夙繇亡

智伯滅之

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

則安夙繇之說塞矣

塞不行也

凡聽說所勝不可不

審也故太上先勝

先猶上也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

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

齊使觸子將

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

濟水名

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壘

刻滅也若

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刻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

觸子苦

之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金

而却

一作退

之卒北

北走也

天下兵乘之

乘猶勝也

觸子

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

一作問

達子又

帥其餘卒

達子齊人也帥將也

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

請金於齊王

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

齊王怒曰

若殘豎子之類

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

惡能給若金

惡安也給

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

走奔也莒齊邑

燕

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

美唐金藏所在

此

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

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

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聘

夸夸誇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

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覺

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

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怒怒乎

其心之堅固也怒怒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空工

故慤也巧故僞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

而不測測盡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

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由與之與

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

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

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竭克實竭盡神覆宇

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物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

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

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

堯不以帝見善綫北面而問焉善綫有道士也堯不敢以自

其甚也善綫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

人輕道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故北面

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

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

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故曰成王不

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

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

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

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

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

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而

滅內行之闕也

呂氏春秋卷之五

內行修王猶少

猶尚也

子產相鄭

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

於門也

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

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于門也

夫相萬乘之國而能

遺之

遺猶全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

謀志

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

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

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

唯獨也

故相鄭十八年刑三

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

援攀也

錐

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舉猶取也

魏文侯見段干

木立倦而不敢息

倦罷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

反從干木所還也

翟黃不說

以文侯敬于木而慢已也

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

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

實猶爵祿也

又責吾禮

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

之

禮敬也禮一作甲

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

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

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

以上卿 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也 徒黨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

易乎 立王功大保安其國 此趙宣子孟之所以免

也 宣子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 周昭文

君之所以顯也 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

秦秦尊奉之故 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 子孟嘗君齊

日所以顯也 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 古

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 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 堪士不可以

驕恣屈 一作也 也 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

之也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

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

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

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

於此

羞於行乞之
憎至此也

宣孟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

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

斯食之吾更與女

斯猶盡也

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

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

發猶致也

宣孟知之中

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

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

舉車也教宣孟使就車也

吾請

為君反死

反還也

宣孟曰而名為誰

而汝也

反走對

曰何以名為臣亂桑下之餓人也還闔而死宣

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

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此周南之風兎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亂桑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文王以多士而趙盾以桑下之

人去患也

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哀愛也

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

博廣也

博則無所遁矣

遁失也

張儀魏氏

餘子也

大夫庶子為餘受氏為長

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

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

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

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

必遇哉客或一作此言此言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

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昭拜

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

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張

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

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

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

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

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

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名

也待待見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必報反命畢也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薛亦不

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知

猶發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

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疆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

疾也

加益也

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

益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

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

惠益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

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

滅之

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

王

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

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

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

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

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

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

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

為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

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也願其尊高安而利

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

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

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王謂

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

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

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

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

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

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

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

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

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之

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

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

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

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誤人人亦誤之其此之謂也

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久則甚不

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

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

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

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管子

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

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止而

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

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勸之令走也役人得其

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

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

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

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

則踰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

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

其所不能也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

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

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

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

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

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

也若而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

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

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

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年人也言不如歸

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

者沙隨賁服沙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賁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軍

三十里為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

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

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

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

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

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無以使下

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

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

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

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

能成繼一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

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

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

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興草中之

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

奔在鄭晉文納之于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温之屬是也遂

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

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

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猶舉

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

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李為齊國良工

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禮國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湖决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

迴通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

也四縣成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

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

授之禪位與之

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因人之心也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

欲也

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

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

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

適越者

坐而至有舟也

適之也

秦越遠塗也崢立安坐而

至者因其械也

崢正也械器也

武王使人候殷

候視也

反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

慝勝良

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

武王曰尚

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奔朝鮮

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

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

怨矣

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

武王曰嘻遽告

太公

遽疾

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

戮暴

賢者

出走命曰崩

崩壞也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

傳

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

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矣

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

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

則

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

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

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

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報白也

膠鬲行天雨

日夜不休

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

武王疾

行不輟

輟止也

軍師皆諫曰率病請休之

休息也

武

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

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

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

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

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

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

故曰先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

陳何益戰而屈人之兵善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

善者也此之謂也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

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

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

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

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

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推曆者視月行而

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

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

也服也而為之因孔子道一作彌子瑕見釐夫人

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

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

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

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瞶于野野人歌

之曰既定爾曼猪蓋歸我艾豨推此言之不得

諡為釐

明矣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

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

因民之欲遵以義故無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
與之敵者湯武是也
衆多不能使之不亡
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
得而法也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
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
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異
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
者今之法多不合一作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

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口僭之命
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
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
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事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
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
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
擇一作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
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
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

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

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

陰陰以夕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澶一作灌水澶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

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

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水已變

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

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

不知其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

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

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

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

也未成人夭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動作

折日殤子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猶務

也事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

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

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長劍期乎

斷不期乎鑊錡鑊錡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良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鑊錡

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

也夫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

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

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舟止從

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

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

此契舟求劍者同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

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

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

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

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先識覽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傳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

於賢

直父處邠狄人攻之挾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

故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

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夏太史令

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

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

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

之必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

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

遠之姑息之妲己為政賞罰無方方不用法式

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民大不服守

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

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對曰晉先亡威公問

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

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

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又示以人事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

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

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

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二十二年

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

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

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康樂歌謔好

悲康安也安淫酒之樂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

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

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

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

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麟趙駢以為

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屠黍對曰

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尚也曰臣聞之國之興也

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威公薨肆九月不得

葬周乃分爲二

下棺置地
中謂之肆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

一作來

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

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

之齊

白圭
周人

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

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

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

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

當此
五盡

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

更猶
革也

其患不聞雖

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李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
人於濟上李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保地養民所
以存也棄而

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
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
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
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

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
為賢也不知則與無

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

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
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

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
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

無亡囚
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

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
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

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

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

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

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
等

也等則不能勝已
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

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

上上上
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

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

呂氏春秋
卷之六
五

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升用也

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

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

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

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

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

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

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

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謔

遽解左駟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

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

友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

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

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

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

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

管子卷之六

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

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

敬客俗人

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

窮容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客

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一曰鄭君

曰子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

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

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

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

哉子列子笑

一作歎

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

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獠狗之亂而殺子陽也

受人之

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

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

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

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

謂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目也

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也

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

言見誑誑讀誣妄之誣億不詳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

以接不智同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

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

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

告之以遠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

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

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

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

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均長貌士不能為昏主謀以存將亡之國也

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

患自以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

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

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

言人君自

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

管仲

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

病困也

將何

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

者無埋

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輸寫

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

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

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

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

遠猶疏也無令相近

公

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

慊快也

猶尚可疑耶管

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

何有於君

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于君

公又曰豎刁自宮

以近寡人

宮害陰為奄人

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

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苛鬼病魂下人病也

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

精神失其

守魍魎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

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

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

為妖惑也

公又曰衛公子啟

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

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恐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其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今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

與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

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

墻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啟方以書

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社九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

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

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

壽宮蒙冑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室也蟲流出於戶上蓋

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出戶不

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一作無由接見輕易

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接知却不用也而愛其所尊貴

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刁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啟方之屬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日尋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

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

范蠡流乎江佐越三勾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昔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

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

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

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

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

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

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

過師必於殺殺渾池縣西女死不於南方之岸

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

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

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

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

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

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

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

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

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

回建左不軼而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車四乘

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軼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

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臣踊車上也不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

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

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

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曰寡

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

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

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

也林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一作騶之道候視也

也過是以迷惑陷入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

再拜稽首受之三師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

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

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秦師

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

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

也若是而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

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

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

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

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

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至則不信

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遇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

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

言信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始治鄭使

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

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

賦國人謗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

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子也

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

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

尼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

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為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

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今世皆稱簡公

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

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

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一作責功

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

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

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

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

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

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已功一方寸之書則亡

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

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一作為之事氣志

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

呂氏春秋 卷六 十四

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

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

能報其讎也越王勾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

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

王夫差為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

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

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

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

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

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

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

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

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

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

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

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

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

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

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

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

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

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

也其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

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

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

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

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

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

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

其仁心思慮其善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

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小周公攝政勤心國

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

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氣大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

著作尚書餘七國小又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

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

毫喻微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國之

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

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不取其金則不復贖

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

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

子路受而勸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

德此之謂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

故曰觀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

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

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

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

舉兵反攻之也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

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

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鬪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

楚人戰於鷄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

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鷄父之戰胡沈陳蔡皆

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

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

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

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窮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

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

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公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

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

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

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

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虜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

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

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

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

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

已然後可也

魯季氏與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

魯季氏與

介甲也作小

季氏為之

介甲也作小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以利鐵作鍛

距沓其距上

歸邠氏之宮而益其

一作而宅

子純之子也侵

邠氏宮以

益邠宅

邠氏魯孝公

日禘於襄公之廟也舞

後也以字為氏因曰邠氏昭謚也傷猶謚也

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

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

季氏之舞

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

審詳也

乃使邠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

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

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邠

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

乾侯

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

辨別義宜

懼以魯國不勝

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

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

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昭公

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

侯而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

學于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

姑果恐王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

東方之辨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

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

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

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

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

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

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

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

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

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

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

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

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王不說

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

不聞先生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

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猶除

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

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

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

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

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

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

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

得金者清且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

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
 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
 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
 能全一作令其天矣天身也
 正名善惡人教之於人因循而為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
 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
 可之也不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不可者而
 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 故君子

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

克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

悖惑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

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

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使從

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徒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

其患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克

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

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無

所復待也齊出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潛王宣王之子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王

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

冊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

而信公王冊豈非以自讎邪公王冊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讎

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

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

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

得若人肯一作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

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

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

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

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

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也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

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

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繼篡國之曹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書